

滇云

DIAN YUN JIU WEN LU

滇云旧闻录

万揆一◎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耳

录

滇云旧闻录

万揆一·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K207.4/17



责任编辑：黄显崧

封面设计：高 伟

滇云旧闻录

万揆一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29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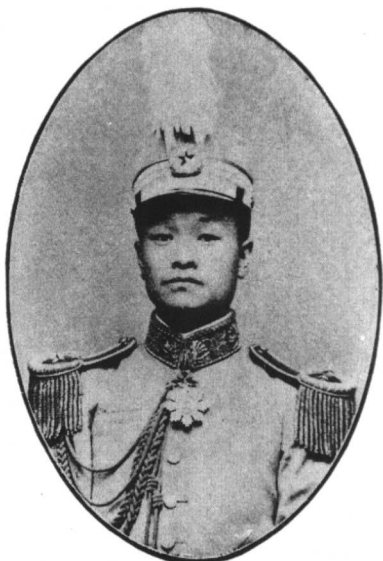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5-1537-X/Z·32 定价：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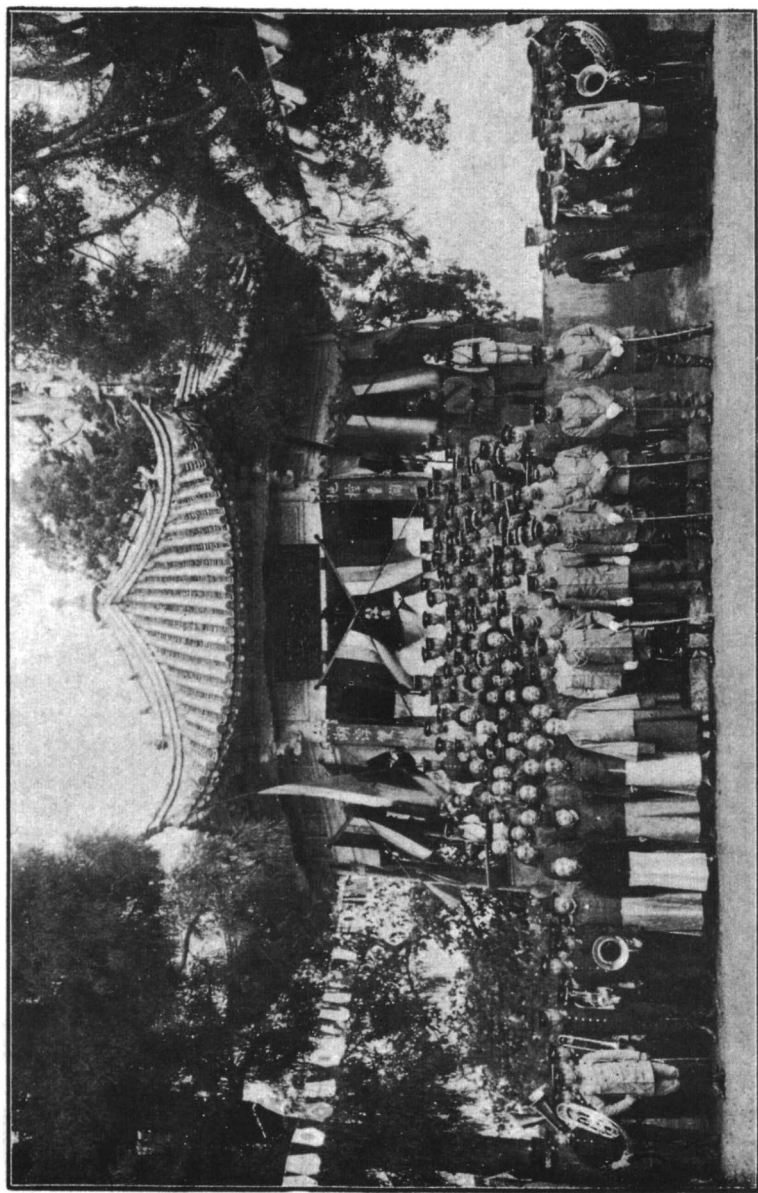
唐继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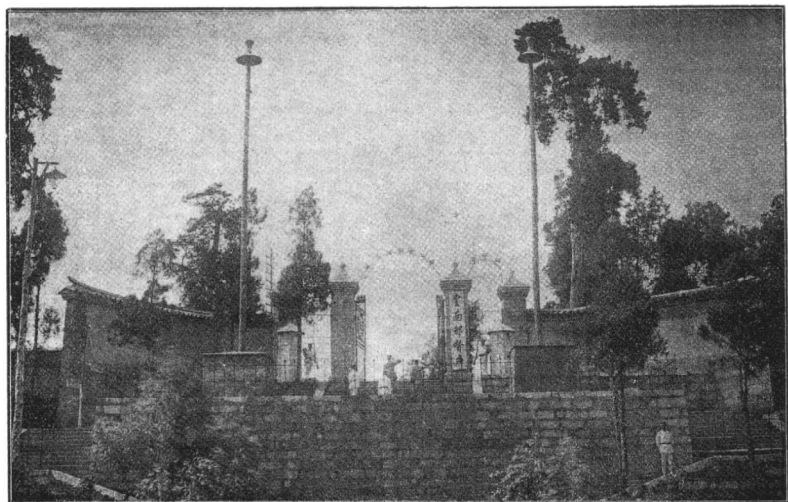
顾品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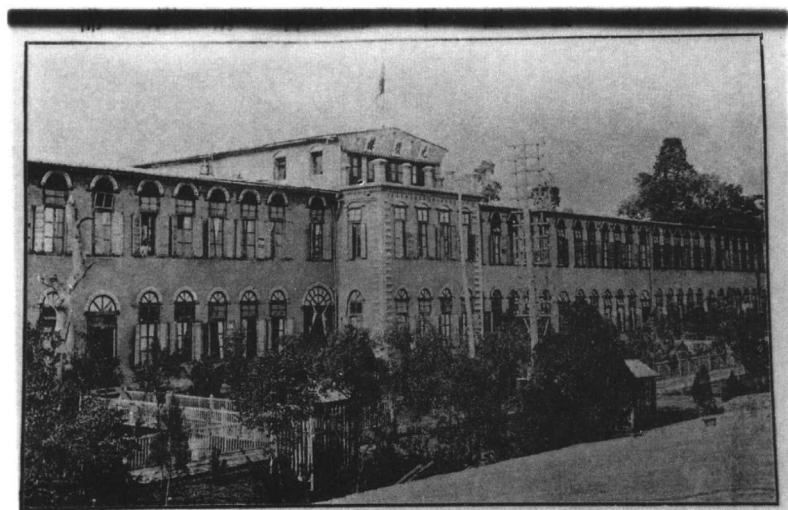
蒋介石首次来滇时与云南官员的合影（蒋左即龙云）



1915年12月25日五华山开武亭举行的“云南各界庆祝独立”集会纪念



云南都督府大门（1915年12月摄）



都督府本部（插旗处为光复楼）

SBM 95/01

[illegible]

WINDING THE

正時九 正時七 正時三

票戲場三售起時二午下日年 開時票售

映故期二十五第起日十月一十年九廿國民

◀品出意得一唯來年數司公華電雷▶

片長通卡彩五作心精耐斯狄特華

主 公 雪 白



映開將卽

倫嘉萊加

納斐登幽康

時三法圖

Edm. Cadot

Constance Bennett

IN

"TOPPER"

(朝報第一印刷廠承印)

南屏大戏院赠观众的“说明书”



義聲日報緊急號外
上海法文阿瓦士電社專電
浙江省於四月十二日午前在杭
州完全宣布獨立秩序異常安
靜

[illegible]

1916年3月和4月，昆明《义声报》为前线大捷和浙江独立而印的两份《紧急号外》，是云南报界最早的《号外》。

《滇云旧闻录》序

我认识万揆一先生，始于70年代中期开始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不能叫做认识，仅仅是从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文字，记住了他的姓名而已；而万先生在联系本书出版事宜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以后，我又从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处得知，万先生是一位老报人、作家，对地方文史、方志颇有研究。于是，未曾谋面的万先生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近几年来，随着编辑业务及阅读面的拓宽，更由于年岁、心态日渐靠近老年，目睹了较多的人世沧桑，一种莫名的怀旧情绪潜滋暗长起来，总想多读点地方文化方面的东西；甚至奢想在退休之后，对地方文史做点研究。当然，最现实的，还是想在所剩不多的编辑生涯中，为跟我有同样心态的读者提供一点这方面的读物。而在这类读物中，我以为拥有较多读者的是旧闻掌故。这是因为，有关云南历史的专著，近20年来已出版了马曜先生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内部印行）等；在短期内要想组织达到或超过这几种著作的书稿是不可能的。与此相比，旧闻掌故这种文体，却不要求自成系统，文字长短不拘，笔法自由灵活，凡对历史人物、事件、典

章制度有所叙说或稽考，让人读后能有所得，即可入选。尤其在生活中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除了因某种特殊需要或专门治史者以外，一般人是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啃大部头的史学专著的。他们欢迎那种在想了解历史上的某位人物、某种遗闻轶事、某种典章制度、某种文化现象之时方便采择，或在工作之余随手翻翻即有所得的读物。旧闻掌故、笔记小品就是这样的读物。

正当我准备物色像万先生这样的老一辈文化人，组织出版旧闻掌故的时候，甘宏跃先生告诉我，我久仰的万先生刚好编就了《昆明掌故》一稿。这真让我大喜过望。于是我当即请甘先生转达我对万先生的景仰之情，请他将此稿赐我社出版，并说明我准备择日前往府上拜望先生。可惜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改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老实说，对于此稿的流失，我是动了感情的。然而回头一想，我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并非从经济效益着眼，而是从上述的文化价值上考虑的。既然如此，只要它能面世，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为社会积累了文化知识，无论哪一家出版都是一样的，不必多介意。更令人欣慰的是，万先生在这方面的储备是丰富的；事后不久，他便将散见于报刊的一批作品选编成册，加上新作，命名为《滇云谈故》，欣然赐我，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后来，在本社的选题论证会上，大家一致肯定了此稿的价值，但有人认为书名不够通俗。于是，我建议将此书改成现名，也得到万先生的认可。至此，我更感到，我与万先生虽未见过面，却有一种默契。这是我编辑生涯中的又一快事！

以上，便是本书组稿的前因后果。

书稿纳入出版计划之后，我有幸拜会了万先生。

说老实话，我虽已年近花甲，但在万先生面前仍属晚辈；

加之我对地方文史虽有点兴趣，但涉猎甚少，唯恐在万先生面前放黄腔，因此在见面前心里总有点惴惴不安。谁知一见面，万先生竟是那样谦逊、客气。不一会儿，我的心情便轻松下来，谈话颇为投机。万先生活不多，但很实在，是一位“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长者，令我肃然起敬！更出乎意料的是，万先生竟要我为本书写序，这更使我受宠若惊！然而，经过短暂的思考，我便遵照“尊敬不如从命”的古训，欣然领命了。

为了履行写序的诺言和编辑的职责，也出于阅读的兴趣，我不仅浏览了全稿，并认真研读了大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感受较深的有这样几点：一是书稿涉及的面颇为宽广，囊括了民国年间军界、政界、实业界、文化界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和事件，这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二是写作态度严肃，言之有据，材料都来源于当时的档案、报刊或当事人的口述，并经过考辨；有的则是作者亲历的。编集子时作者又对史实作了订正，对文字作了润色。因此，我是把它作为信史来读的。三是笔法灵活多样，颇具文采。对于重要人物的事迹、重要事件的原委，采用史家笔法，秉笔直书，令人信服；而对某些细节和遗闻轶事，则不乏想象和点染，读来生动感人。

总之，万先生这本集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颇具功力的。这种功力，既来自作者深厚的阅历，来自这位老报人采访调查的真功夫，当然也来自他那支长期磨炼而成的如椽之笔。这便是我拜读此稿之后的感受。

诚然，这样一本涉及面很宽，时间跨度较大的洋洋二十多万言的著作，是否每件史实、每个细节都无懈可击，还有待行家去辨识，我是没有能力作详尽的评说的。至于其中已提到的某些本来就说法不一的事实，则需要有志于此者作更深入的探讨。

回头一看，本文说的大半都是题外话，把它叫做“序”，

很有点文不对题。不过，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因此，我才有勇气拿出来向万先生和读者讨教。

易 山

1998 年 5 月 24 日初稿

1998 年 5 月 30 日定稿

目 录

《滇云旧闻录》序	易 山
云南首义讨袁札记	1
“护国”后期的几次盛大集会	15
谢汝翼遇刺记	27
谋刺蔡锷事件	31
云南两次重大的火车事故	35
玉溪征兵勒索案	43
民国初年云南的一次严厉禁烟	47
1916 年玷污省誉的跨省贩毒案	57
龙云与李培莲	67
龙云与龙志桢	79
龙云与女中学生	84
龙云与云南五次“政变”	88
龙云与四师长	117
龙云与唐继尧兄弟	123
龙云与陈诚	130
龙云与周作霖	140

蒋植之死	146
富而不忘公益的巨商王炽	155
杨森大宴云涛寺	163
蔡锷夫人潘惠英	170
有关蔡锷经历的一场笔战	176
土匪劫持外国人事件	181
龙云的两次外事活动	189
云南的“天足”运动	196
昆明慈善事业话旧	216
昆明水电创业纪事	238
云南劝工局和官印局	267
云南“三七”纪事	283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货币纪事	306
云南古物十题	314
云南文史十题	325
记“京滇周览团”的昆明之行	345
云南最早的两家滇戏园	352
从南屏戏院谈到外国影片的翻译	360
清末及民国时期云南的电影	368
后记	394

云南首义讨袁札记

近十年来，因收集云南护国史料，先后读了几位亲历其事
的下级军官的有关回忆录。它们翔实地反映了从统帅到士兵维
护共和政权、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决心和全力以赴的实
际行动，旁及川南战场上的许多细节。这些回忆录，分散刊载
于有关报刊，并未集结成书。时至今日，已不易查找。为保存
资料，特搜集护国时期一些为人忽略的零散文献，整理成
本文。

唐继尧勸勉出征将士

护国军的编组，早于 19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通电讨袁前
即已着手进行。由云南省两个陆军师中，抽调精悍营、连，先
组建护国第一军。

第二师所辖步兵第五团一连，原驻防滇西南镇康。1915
年 12 月 22 日，接营部下达的命令，限该连于 1916 年 1 月 10
日以前，赶赴省城报到。全连如期到达昆明，当晚即改编为护
国第一军第十团第一营。

开拔前，护国军都督唐继尧，在五华山开武亭前，召集出
征官兵讲话。

第一连中尉排长戴锡琨，曾速记下唐氏讲话内容，后来纳
入他写的《云南护国首义二十一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中（以下

引号中为原记录)。

唐继尧告诉大家，云南护国能否成功，有“两大关键”，即：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滇军是否精锐？

唐氏指出：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确是罪大恶极，肯定要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因此，云南出师讨袁，一定会得到全国“言论上、政治上、财政上的补助”。这样，云南护国“已算成功了政治上的一半。其余一半，就全靠护国军在战场上的取胜了。”

唐继尧接着指出：如果不发奋图强，“打一仗败一仗”，那么，同情起义的省份就会犹豫观望，听任“北军饮马滇池”；如果群策群力，奋勇前进，打了胜仗，“马上就会引起若干省的独立，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其余一半”的内涵。他希望大家明确“打铁须要本身硬”的道理，努力使“滇军能够精锐”。这样，“有袁氏之罪大恶极，即有举国人之助我；有滇军之精锐，即有他省之独立”，“两半合之，是之谓全功！”

唐继尧这种护国必然胜利的信念，大大鼓舞了护国将士们的士气。

赵藩的“四不”观点

随着袁世凯复辟步伐的加快，不断有反袁志士来到云南。于是，反袁阵线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云南军政界方面，既有原同盟会员，以及该会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员，更有原投靠袁世凯、被抛弃后始进行反袁的进步党人，如云南巡按使（省长）任可澄即其中之一。外来人士中，也有孙中山派来进行反袁联络的中华革命党员吕天民（志伊）。

同盟会员和中华革命党员在反袁阵线中所占比重较大，拥护共和的态度也最坚决。进步党在其党魁梁启超的领导下，虽也反袁，但却怀有政治野心——准备攫取讨袁领导权，作为进一步攫夺权力的资本（在梁启超左右下，日后抑唐扬蔡，篡改历史，把护国讨袁说成该党发动，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

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后，袁世凯派到云南来任职、兼刺探地方情报的官员（如阿迷县知事张一鲲），形式上也成为反袁阵营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思想有新有旧，籍贯各不相同，党见相互矛盾。还有些原属于袁政府派来的官员，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显露之时，他们也有反对复辟的思想，可是，却受到猜忌，不能为讨袁出力……。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刘云峰所属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11月13日“首义前第三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即先后向川边进发，称为“先遣梯团”。蔡锷率二、三两梯团离昆赴川前夕，他在水晶宫八省会馆（护一军总司令部设此）设宴，招待各界有关人士，目的在于听听大家对护国第一军各个方面的意见。

赴宴人数超过一百，时任图书馆长、辑刻《云南丛书》处总纂的赵藩，被护国军都督府聘为参议，也是蔡氏的座上客之一。

反袁阵线中意见矛盾的事实，如外来人士议设元帅府、滇中人士力主设都督府，赵氏早有所闻。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护国军内部的“排外思想”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这对推进反袁大业是不利的。只要真心诚意反对复辟，未和袁世凯同流合污者，就应当予以信任、任用。这样做，有利于护国讨袁，维护共和。

在宴会上，赵藩就用人一事，向蔡锷作出四点建议。他的话，两个月后由《义声报》总编辑惠我春归纳为精辟的九句话，连同蔡锷的反应，在《赵樾村先生之名言》一文中透露出来：

月前，蔡松坡招饮。不忝参末座，滇父老相至亦百数十人。有顷，赵樾村先生向蔡公语曰：“今后用人行政，须不分新旧，不分畛域，不存党见，不咎既往。豁然大公，无所不容。民国前途，实赖之！”言甫蒇，举座动容，蔡公尤深然其说。迄今思之，洵老成硕彦之见哉。特书之以志景行。

宴会后，蔡锷统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为中路主力，于1月14日出发，由滇趋永宁取泸州。

军纪严明得人心

出师讨袁，护国军兵员短缺。因此，从1915年12月到次年1月上旬，各团、营不得不“自行添补新兵”。

云南拥护共和，深得民心，各中学的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成为新兵的来源之一。兵额问题解决了，但刚参军的学生缺乏军事知识，毫无战斗经验，又成为护国军将校们面临的新问题。

护国军由昆明出发后，逐日抓紧在行军前、宿营后或日常例假期间训练新兵。据载：“每日必有点半钟的操作，虽道途大雪纷纷，亦未间断。”

军中的连排长们，多数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文化素质较好。他们认识首义讨袁的意义，故在日常勸勉士兵奋勇作战的同时，还坚持进行纪律教育，使护国军成为一支纪律严明